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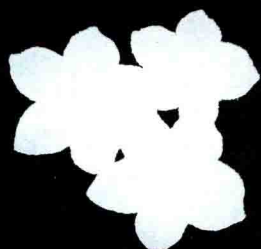
Zora Neale Hurston

他们眼望上苍

[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 — 著

王家湘 — 译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他们眼望上苍

「美」佐拉·尼尔·赫斯顿 著

王家湘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眼望上苍 / (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著; 王家湘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39-4903-7

I. ①他… II. ①佐…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2195 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曹元勇 李 灿

封面设计: 任凌云

责任印制: 吴春娟

他们眼望上苍

(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 著

王家湘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7.5

插页: 4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903-7

定价: 35.00 元(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1

遥远的船上载着每个男人的希望。对有些人，船随潮涨而入港；对另一些人，船永远在地平线处行驶，既不从视线中消失也不靠岸，直到瞩望者无可奈何地移开了目光，他的梦在岁月的欺弄下破灭。这是男人的一生。

至于女人，她们忘掉一切不愿记起的事物，记住不愿忘掉的一切。梦便是真理，她们依此行动、做事。

因此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女人，她埋葬了死者归来。死者并非是有朋友在枕边脚旁哀悼着因病魔缠身而死。她从透湿的、泡得肿胀的、暴死的人中归来；暴死者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审视着天命。

人们全都看到她回来了，因为那是日落以后，太阳已经下山，

但它的脚印尚留在天空。这正是在路旁的门廊上闲坐的时候,听消息、聊大天的时候。坐在这里的人们一整天都是没有舌头、没有耳朵、没有眼睛的任人差遣的牲口,让骡子和别的畜生占了自己的皮去。但现在,太阳和工头都不在了,他们的皮又感到有力了,是人皮了。他们成了语言和弱小事物的主宰。他们用嘴巴周游列国,他们评是断非。

看到这个女人回来时的样子,使他们想起过去积聚起的对她的妒忌,因此他们咀嚼着心头的记忆,津津有味地咽了下去。他们问的问题都是辛辣的宣言,他们的笑是杀人工具。这是群体酷行。一种心态活灵活现。传言不胫而走,如歌曲中的和声般一致。

“她干吗穿着那身工作服回到这儿来? 难道她找不到一件女装穿吗? ——她离开这里时穿的那套蓝缎子女装哪儿去了? ——她丈夫弄到的、死了又留给她的那么多钱都上哪儿去了? ——这个四十岁的老太婆干吗要像个年轻姑娘那样让头发披到后背上一甩一甩的? ——她把和她一起离开这里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扔在哪儿了? ——还以为她要结婚呢? ——他在哪儿扔下她的? ——他把她那么些钱怎么着了? ——打赌他和哪个小得还没长毛的妞儿跑了——她干吗不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 ——”

当她走到他们那儿时,她把脸转向了这些胡嚼舌根的人,开

了口。他们匆匆忙忙七嘴八舌地道了“晚上好”，嘴张着，耳朵满怀希望。她的话倒挺使人愉快的，可她没有停住脚，一直朝自己的大门走去。门廊上的人只顾得看，顾不上说话了。

男人们注意到她结实的臀部，好像她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柚子。粗绳子般的黑发在腰际甩动，像羽毛样被风吹散。而她耀武扬威的乳房则企图把衬衣顶出洞来。他们，男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留着在心里琢磨。女人们记下了她褪色的衬衫和泥污的工作服，保留在记忆中。这是和她具有的力量进行斗争时的武器，如果以后证明没有什么价值，仍可以作为她有朝一日可能落到她们的地步的希望。

不过直到她家的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为止，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咽咽唾沫。

珀尔·斯通张开嘴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一面笑，一面趴在萨普金斯太太身上。萨普金斯太太鼻子喷着粗气，嘴里啧啧有声。

“哼，你们都替她操心，你们都不像我，我才不去捉摸她呢。要是她连停下来，让人知道知道她过得怎么样的这点礼数都没有，那就让她去好了！”

“她甚至都不值得我们去谈论，”卢洛·莫斯用鼻子拖长了腔调说，“她高高在上，可样子下作，这就是我对这些追年轻小伙子的老太婆的看法。”

费奥比·华生先往前倾着身子，在摇椅里坐定，开口说话：“咳，谁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呢，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而我也不知道。”

“也许我们没有你知道的内情多，可我们都知道她是怎么离开这里的，我们也都肯定地看见她回来了。你企图包庇珍妮·斯塔克斯这种老太婆也没用，费奥比，不管你们是不是朋友。”

“要说老，你们这些说话的人里有的可比她老多了。”

“据我所知，她四十好几了，费奥比。”

“她最多也就是四十岁。”

“对于甜点心这样的小伙子，她可太老了。”

“甜点心早就不是小伙子了，他都三十了。”

“我不管这个那个，她总该可以停下来和我们说上几句话的吧。她这个样子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似的，”珀尔·斯通抱怨道，“做了错事的是她。”

“你是说你气的是她没有停下来把自己的事都告诉我们。不管怎么说，你们究竟知道她干了什么坏事，要把她说得这样一无是处？就我所知，她做的最坏的事就是瞒了几岁年纪，这丝毫也没有损害别人。你们真让我起腻。照你们的说法，人家还以为这个城里的人在床上除了赞美上帝别的什么事也不干呢。对不起，我得走了，因为我得给她送点晚饭去。”费奥比猛地站了起来。

“别管我们，”卢洛微笑道，“去吧，你回来之前我们给你照看

房子，晚饭我已经做好了。你最好去看看她感觉怎样。可以让我们也知道知道。”

“天哪，”珀尔附和道，“我说话说的时间太长了，把那小块肉和面包都烤焦了。我可以在外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丈夫不挑剔。”

“啊，嗯，费奥比，你要是马上就走，我可以陪你走到那儿去，”萨普金斯太太主动提出说，“天很暗了，妖怪说不定会抓住你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就走这么几步，什么也不会抓住我的。反正我丈夫对我说了，没有哪个第一流的妖怪会要我的。要是她有话对你说，你听着就是了。”

费奥比手里拿着一只盖着盖子的碗急急走去。她离开门廊，大伙儿未问出口的问题一齐向她的后背投来。他们希望答案是残酷古怪的。当费奥比·华生到了珍妮的家门口后，她没有从大门进去沿棕榈树小道走到前门，而是转过栅栏拐角从便门走了进去，手里端着满满一盆褐米饭。珍妮一定是在房子的这一边。

她看见她坐在后廊的台阶上，灯里已经灌好了油，灯罩也擦干净了。

“你好，珍妮，你怎么样？”

“啊，挺好的，我正在泡脚，想解解乏，洗洗土。”她笑了笑。

“我看见了，姑娘，你看上去真不错，像你自己的女儿。”她们

两个都笑了，“即使穿着工作服，也露出你女人的特点。”

“瞎扯！瞎扯！你一定以为我给你带了什么来，可我除了自己之外一样东西也没带回家来。”

“那就足够啦，你的朋友们不会想要更好的东西了。”

“我接受你的恭维，费奥比，因为我知道这是真心话。”珍妮伸出手来，“天哪，费奥比，难道你不打算把你带来的那点吃的给我了？今天除了自己的手我什么也没往胃上放过。”她们俩全轻松地大笑起来，“给我，坐下。”

“我知道你会饿的。天黑以后不是满处找柴禾的时候。这回我的褐米饭不怎么好，咸肉油不够了，不过我想还能充饥。”

“我马上就告诉你。”珍妮揭开盖子，说，“姑娘，太棒了！厨房里的事你可真是在行。”

“啊，这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珍妮，可是明天我多半会有一堆好吃的东西，因为你回来了。”

珍妮津津有味地大吃着，没有说话。太阳在天空搅起的彩色云尘正慢慢沉下。

“给你，费奥比，把你的破盘子拿去，空盘子我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吃的来得确实是时候。”

费奥比被自己朋友粗鲁的玩笑逗乐了，“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疯。”

“把你旁边椅子上的那块毛巾递给我，亲爱的，让我擦干净

脚。”她拿过毛巾用力擦着。笑声从大路上传到她耳中。

“好吧，看来全能的嘴巴还在某处发威，而且我猜现在他们嘴里说的就是我。”

“是的，不错，你知道要是你走过某些人身边而不按他们的心意和他们谈谈，他们就会追溯你的过去，看你干过些什么。他们知道的有关你的事比你自已知道的都要多。心存妒忌听话走样。他们希望你出什么事，就‘听到’了这些事。”

“如果上帝不比我更多地想到他们，他们就是丢失在高草丛里的一只球。”

“我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因为我家门廊在大路边，他们都爱上我这儿来。我丈夫烦透了，有的时候他把他们全赶回家去。”

“山姆做得对，他们不过就是磨你们的椅子罢了。”

“对，山姆说他们多数的人都上教堂，这样在末日审判时就能复活。在那一天任何秘密都该公开，他们要在场听到所有的一切。”

“山姆真是个大疯子！和他在一起就会止不住地笑。”

“啊哈，他说他自己也打算在场，好弄清楚是谁偷了他的棒子芯烟斗。”

“费奥比，你那山姆简直就不肯罢休！疯子！”

“这帮黑家伙对你的事感兴趣得要命，要是不能很快弄明白，他们很可能要催自己尽早去到末日审判的地方搞清究竟。你最

好赶快告诉他们你和甜点心结婚的事,还有他是不是拿了你所有的钱和哪个年轻姑娘跑了,以及他现在在哪儿,你的衣服都哪儿去了,怎么会搞得你只得穿着工作服回来。”

“我不想烦神对他们说什么,费奥比,不值得费这个事。你要是想说,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们,这和我自己去说一样,因为我的舌头在我朋友的嘴里。”

“要是你有这个愿望,我就把你要我告诉他们的告诉他们。”

“首先,像他们这样的人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说长道短,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现在他们非要来追究我对甜点心的爱,看看做得对不对!他们甚至都说不清生活是不是就意味着一顿玉米面团子,爱情是不是就意味着床上的被子!”

“只要他们能逮住一个名字来嚼舌,他们才不在乎是谁的名字,是什么事情呢,尤其是如果他们能把它说成是坏事的话。”

“要是他们想看想了解,为什么不来吻吻我,也让我吻吻他们呢?这样我就可以坐下来讲给他们听。我是个参加了‘人生大协会’的代表,是的!在你们没有看见我的这一年半里,我就是在总部,在盛大的生活代表大会上。”

她们在夜色初临的清新中紧挨着坐在一起。费奥比迫切地想通过珍妮体验一切,但又不愿表现出这热情来,怕珍妮认为她纯是出自好奇。此时珍妮胸中充满了人类那最古老的渴望——自我剖露。费奥比长久地保持着沉默,但却禁不住地移动着她的

脚。珍妮就这样倾诉了一切。

“只要我银行里还存着九百块钱，他们就用不着为我和我的工作服担心。是甜点心让我穿上的——好跟着他。甜点心没有花光我的钱，也没有扔下我找年轻姑娘。他给了我世上的一切安慰。如果他在这儿，也会这么对他们说的——要是他没有走的话。”

费奥比全身涨满了急切的期待，“甜点心走了？”

“是的，费奥比，甜点心走了，这是你能看到我回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因为在我呆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再能使我幸福了，那是在南部沼泽地，在烂泥地里。”

“你这么个讲法我很难听懂你的意思，不过有时候我脑子就是慢。”

“不，这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不把情况给你解释清楚，告诉你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看见毛，水貂的皮和浣熊的皮没什么不一样。我说，费奥比，山姆是不是在等你给他做晚饭？”

“都做好了等着呢，要是他连去吃的脑子都没有，那就该他倒霉。”

“那好，我们可以就坐在这儿聊。我把房子的门窗全打开了，好让这小风吹一吹。”

“费奥比，我们已经是二十年的亲密朋友了，所以我指望着你

的善意态度,我就是出于这点和你来谈的。”

时光使一切变老,所以珍妮说话的工夫,那轻柔的初临的夜色变成了可怕的龙钟老物。

2

珍妮感到自己的生命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有痛苦的事、欢乐的事,做了的事、未做的事。黎明与末日都在枝叶之中。

“我清楚地知道要告诉你些什么,可是很难知道从哪儿开始。”

“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要是看见他也不会认识他。我也没见过妈妈。在我懂事前好久她就离开了。我是姥姥养大的。是姥姥和她给干活的那家白人养大的。在后院里她有间房子,我就生在那里。主人是西佛罗里达有身份的白人,姓沃什伯恩,他们家有四个孙儿女,我们都在一起玩,因为在那儿谁都管我姥姥叫阿妈,所以我也一直这么叫她。阿妈总是在我们恶作剧的时候抓住我们,把每个孩子都打一顿,沃什伯恩夫人也和她一样。她们

从来也没有错打过我们,看来那三个男孩子和我们两个女孩子是够招人生气的。

“我和那些白种孩子老在一起,结果到六岁我才知道自己不是白人。要不是因为有人来照相,我还不会发现这一点呢。年纪最大的那个叫谢尔比的男孩子谁也没有问,就让他给我们照了一张。大概一个星期以后那人拿了相片来给沃什伯恩夫人看,并且问她要钱。她付了钱,然后把把我们大家痛揍了一顿。

“当我们看相片时,每个人都被认了出来,除了一个站在伊丽诺身边的长头发的挺黑的小女孩外,一个也没剩下。我本该在这个地方的,可是我认不出那个黑孩子是我,因此便问道:‘我在哪儿?我看不见自己。’

“大家全都大笑起来,连沃什伯恩先生都笑了。丈夫死后回到家里来的几个孩子的妈妈奈利小姐指着那个黑孩子说:‘那就是你,字母表,你难道不认识自己吗?’

“那时候他们都管我叫字母表,因为有那么多人给我取了不同的名字。我盯着照片看了好久,看出那是我的衣服和头发,所以我就说:

“‘啊!啊!我是黑人!’

“这时候他们都使劲笑了起来,可是在看照片以前,我以为自己和别人一样。

“我们快快活活地住在一起,直到学校的小朋友开始取笑我

住在白人家的后院里。学校有个叫梅瑞拉的女孩,长着一头小卷发,每次她看着我就生气。沃什伯恩夫人总是用她孙女们不穿了的衣服打扮我,这些衣服比别的黑人小孩穿的要好,而且她总是给我头发上扎上绸发带,这往往激怒了梅瑞拉,所以她总找我的茬儿,还鼓动别的一些同学这样做。他们把我从游戏圈里推出去,说是他们不能和住在宅院里的人一起玩。后来他们又对我说,别因为自己的穿着而觉得了不起,因为他们的妈妈对他们说了猎狗追了我爸爸整整一夜的事,说因为他和我妈妈的事,沃什伯恩先生和警长派警犬跟踪我爸爸,要抓他。他们可没说人们后来看见他如何设法和妈妈取得联系好娶她。没有,他们根本没提这一段。他们把事情说得特别糟,好杀杀我的威风。他们甚至都不记得我爸爸叫什么名字,可却把警犬那部分熟记在心。阿妈不爱看我耷拉着脑袋,她盘算如果我们自己有房子,对我会好一些。她弄到了一块地和所需的一切,沃什伯恩夫人也送了好多东西,帮了她一把。”

费奥比如饥似渴地听着,这有助于珍妮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她不断回忆着童年时光,用轻柔、流畅的语言向好友叙述一切,而在屋子的周围夜色愈来愈浓。

她沉思片刻,认为自己懂事的生活是从阿妈家的大门口开始的。一个傍晚阿妈把她叫进屋,因为她发现珍妮听任约翰尼·泰勒在门柱旁亲吻她。

这是西佛罗里达一个春天的下午。这一天大半的时间珍妮都是在后院一棵开着花的梨树下度过的。三天来,她把在干杂活时忙里偷闲得来的每一分钟都消磨在那棵树下,也就是说,打从第一朵小花开放时起,她就在那儿。它呼唤她去到那儿凝视一个神秘的世界。从光秃的褐色茎干到亮晶晶的叶芽,从叶芽到雪白纯洁的花朵,这使她激动不已。怎么个激动法?为什么激动?如同遗忘在另一个世界的一首长笛曲被重新记起。什么曲子?如何记起的?为什么会记起?她听到的欢唱与耳朵无关。世间的幸福正喷出清香,在白天跟随着她,在睡梦中抚爱着她。它和引起她感官的注意又埋藏在她肉体中的其他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事情联系了起来。这时它们涌现出来,在她的意识之中潜探而行。

她仰面朝天躺在梨树下,沉醉在来访的蜜蜂低音的吟唱、金色的阳光和阵阵吹过的轻风之中,这时她听到了这一切的无声之声。她看见一只带着花粉的蜜蜂进入了一朵花的圣堂,成千的姊妹花萼躬身迎接这爱的拥抱,梨树从根到最细小的枝丫狂喜地战栗,凝聚在每一个花朵中,处处翻腾着喜悦。原来这就是婚姻!她是被召唤来观看一种启示的。这时珍妮感受到一阵痛苦,无情而甜蜜,使她浑身倦怠无力。

过了一会儿她从躺着的地方站了起来,走遍那一小片园子,寻求对那声音与预感的证实。她处处都找到了、看出了答案,除了对自己之外,她对一切造物都有自己的答案。她感到答案在寻